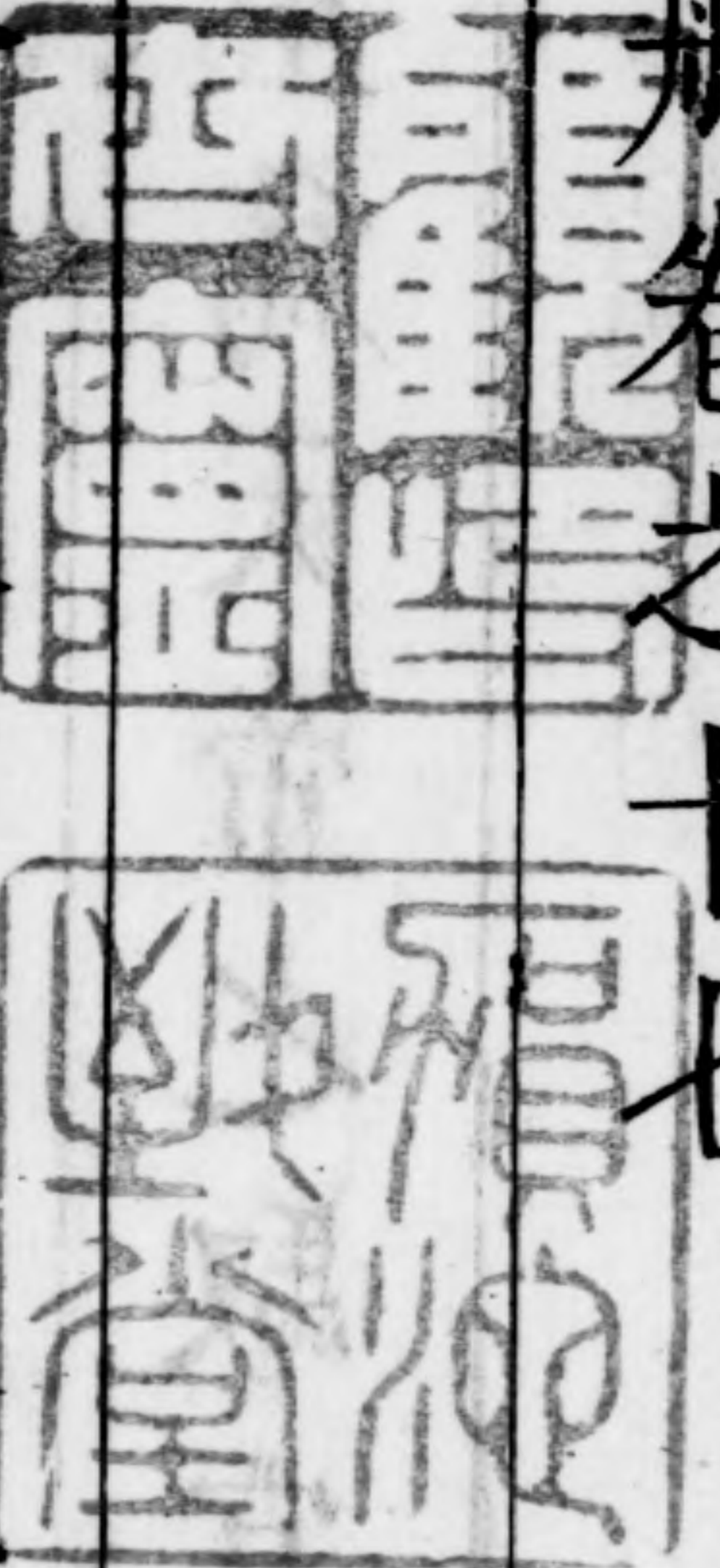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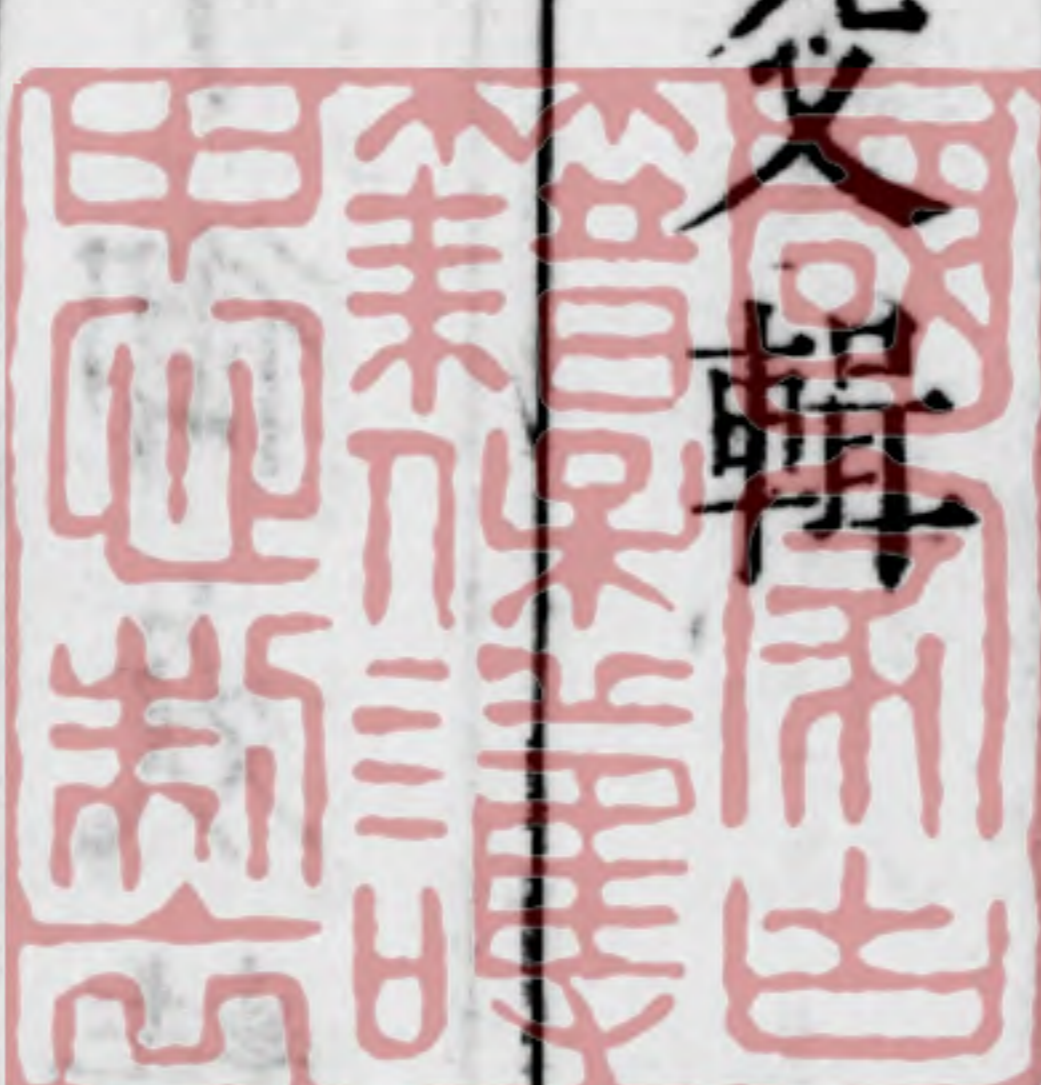
真珠船卷之十七

上孟下



湘楚黃

焜西墅父輯



齊景公招虞人考

左傳 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

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

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

守官君子韙之也 韙是也

王良鼓箭子之喻也善騎管外禮簡于自錄其也

王良書

王良考

王良趙簡子之御也善御晉伐鄭簡子自矜其功良

亦矜焉王良左傳作郵良漢中四星天駟星旁一星名王良星世以郵良善御故自稱王良

淮南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

歛諧捉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程畢安勞

樂道馳騫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造父周穆王

御王良九方甄之子一名郵無正為趙簡子御歿精

托于星為天帝之馭官

趙簡子傳

史記趙簡子名鞅一名志父其先有趙夙者事晉夙生

成子衰衰生宣子盾盾生朔大夫屠岸賈滅朔之族

朔有遺腹子武賈必欲索而殺之朔客程嬰公孫杵

臼相與謀存武杵臼取他兒佯為趙武匿山中嬰出

給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乃殺杵臼及他兒

而趙氏獲存後武立號文子生景叔景叔生簡子晉

頃公九年趙鞅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謀王室也時

室有子朝之令輸王粟具戍人輸粟米以供王曰明

新序云周舍事趙簡子執筆操牘日俟其過而書之周舍歿簡子泣曰衆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謬謬自周舍之歿後吾未嘗聞吾過也

亂謀定之

令輸王粟具戍人

輸粟米以供王

曰明

時

年將納王。簡子及荀寅帥師城汝濱。汝濱晉所取陸渾戎之地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仲尼曰：晉其亾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

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受之。民是以能尊

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

以作執秩之官。主爵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

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民知爭端在鼎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

尊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

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

在文公六年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亾

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

法姦也。又加范氏焉。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既興之是加范氏之咎易之亾

也。是交易范氏速之使亾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簡子亦與于鑄鼎之役然

不得已。趙鞅不得已而從之惟德可以免。昭公二十九年魯賊臣陽

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

乎。受亂人之故簡子帥師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簡子

命置之邯鄲。晉地明年簡子謂邯鄲大夫趙午曰：歸我

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原置邯鄲今欲徙著晉陽午不用命。簡

子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脫劍而入涉賓不
可、涉賓午家臣不肯簡子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

討于午也二三子惟所欲立使邯鄲人更遂殺午趙

稷午之子涉濱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

鄲趙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

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

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

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晉國

可殺我以自解趙孟不可既而范氏中行氏攻趙氏之宮趙

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

亂于范氏臯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于知文子即荀文子

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韓簡子即韓不

荀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故五

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

臯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

書在河為載書今三臣始禍范氏中行氏攻而獨逐

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于是荀躒韓不信魏曼多

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

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

伐君。是使睦也。是激三家使相親而拒我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

公。二子敗。奔朝歌。魏地。韓魏以趙氏為請。以趙鞅非始禍請復之。

晉侯許之。趙氏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衰亂以見三家分晉之始。

定公十三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

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

討于趙氏。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氏中行氏。雖信為

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

歿。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歿

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歿。吾歿莫矣。晚也。

乃縊而歿。趙孟尸諸市。而告于智氏曰。主命戮罪人

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智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

定。祀安于于廟。報其忠也。定公十四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

送衛太子蒯聩于衛。衛不內。居戚。秋八月。齊人輸范

氏粟。范氏久居朝歌。糧食不足。故齊以粟輸之。鄭子姚罕子般駟送之士

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

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

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于是乎會之。合戰

必大敗也。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

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故兆謂簡子始納衛太子卜待吉兆

今既同謀可不須更卜但諮詢于兆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

明。反易天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

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

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

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

免去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趙鞅入晉陽以叛后得歸改各志父言已若無所得

普眾之詞
嚴重可鼓

罪濟之后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

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不先入人兆域下卿之罰也。為眾設賞自設

爵所以能克敵將戰。郵無郵。王良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

鐵丘之上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即王良授

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甚簡子巡列。巡行列曰。畢

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歿于牖下。羣子勉之。

歿不在寇。言歿生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

無勇麋之。束縛趙羅使在于車吏詰之。晉軍吏詰問其故御對曰。疇作

而伏。言趙羅疇瘧疾作而伏故束縛之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

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勝鄭聲

君助臣為晉午在難。晉午晉定公名國不能治亂、使

鞅討之、崩贖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告以微無絕

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

請佩玉、不敢愛。敢愛佩玉亦以祈神之祐耳鄭人擊

簡子中肩、斃于車下、獲其蠶旗。旗名太子救之以戈、鄭

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

千車、趙孟喜曰、可矣。簡子喜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

在、憂未艾也。傳使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此初周

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龍范氏臣為范氏收趙氏

得而獻之。趙氏之衆得龍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

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

攻鄭師、敗蠶旗于子姚之幕下。取鄭師所獲之蠶旗

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殿鄭師

師前列多歿。晉前軍趙孟曰、國無小。雖小國猶既戰、

簡子曰、吾伏弔、嘔血、鼓音不衰。吾雖已伏弔衣而吐

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

上也、郵良曰、我兩鞅將絕、吾能止之。在胸曰鞅言我

馬之兩鞅皆將

太子前性
右勇

公孫龍奪
旗掃趙鞅
雄奇可想

三字收最
陡

真朱沿
卷之十七

斷絕我能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乘載也

止使不絕。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材橫木

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橫木使簡子觀之兩鞞同時皆絕以明止使不絕之功。晉定公與吳王夫差會于黃池。衛地。吳晉爭長。吳人曰：於周室

我為長。吳為秦伯後故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為侯伯。趙鞅

呼司馬寅曰。寅晉大夫。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與鞅

寅建鼓整列。二臣歿之。長幼必可知也。勝者為長負者為幼必可

也。知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也。肉食食祿之人無

氣色下者。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必為敵所勝。太子歿乎。且夷德

輕不忍久。輕躁不能二忍耐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哀公十三年

呂氏春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鐸皆家臣。厥之

諫我也。必于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負我于人之

中。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

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聞相人于師。敦

顏而土色者。恐醜。不負君于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故

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

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損其戶數。

簡子謂無卹曰：晉國有難。必以晉陽為歸。及知伯帥

韓魏之師。以伐趙氏。襄子欲去。從者曰：其晉陽乎。先

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沈竈產蛙。民無叛意。
趙世簡子召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
 諸子馳之。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
 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于是知其賢。
 廢太子伯魯而立之。是為襄子。

不失其馳

二句

小雅周宣王中興復會諸侯于東都詩以美之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東都洛邑之中成王

東都洛邑天下之中以朝諸侯周衰久廢其禮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故稱中興

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東都之地有甫草焉往狩

于此以復大蒐之典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

將為于苗之舉而選徒以獵人衆而

誼譁

建旒設旄。搏獸于敖。

敖山之下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奕。

田獵未行而會朝之儀脩焉斯時王靈丕振萬國咸賓但見駕彼四牡連路布散于東都之郊

赤

芾金舄。會同有繹。

既而入覲于王也赤舄之服金舄之御會同之間陳列而聯屬五等

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周官威儀于此而再覲矣

決拾既飲。

會同既畢田獵斯行則決

着于指拾着于
臂既飲而整齊
弓矢既調、
弓之強弱與矢之射夫既輕重既調而相得

同助我舉柴、
由是諸侯來會者同心協力助我而舉所積之禽
四黃既駕

兩驂不猗、
四馬而皆黃馬之有餘矣
不失其馳舍矢

如破、
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有舍矢如破之能
蕭蕭馬鳴、悠悠旆

旌、
田獵既畢馬無事于馳走旌旆無事于飛揚矣
徒御不驚、
人衆而不譴譁終事嚴矣
大

庖不盈、
且頒禽均而君庖不盈蓋君庖惟取乎下殺余則以頒諸澤宮之射者焉
之子

于征有聞無聲、
選徒囂囂只聞師往馬鳴蕭蕭只此聞師還王師之始終嚴肅如此

矣君子、
文武成康同其德
展也大成、
誠哉其大業之成也

公孫衍傳

公孫衍為
魏將與其
相田需不
善季子謂
梁王曰君
不見夫服
牛驂驥乎
不可以行
百步今王
以衍為可
使將故用
之也而聽
相之計是
服牛驂驥
也牛馬俱
死而不能

史記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

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會人謂

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

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

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

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

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于魏、
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

成其功願
王察之

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

諸侯不共攻秦

秦得燒掇

馬

焚扞

箕

君之國有事

伐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張儀傳

史記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

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亾、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咲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

意計忽生
激之力
也

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張儀于
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
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
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
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
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
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
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奈何。獨張儀
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才而不遂，故召辱

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帛車馬，
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
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
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
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
知君乃蘇君。蘇君因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
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
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
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

兩人皆自
以爲不及
真英雄

音詁

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
 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
 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巴同苴蜀相攻擊各
 來告急于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
 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
 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
 儀爭論于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
 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
 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

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
 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
 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
 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
 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
 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
 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
 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
 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于易夫蜀西僻

一時奇論

以峭氣動
人主

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亾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齊。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

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

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旣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圍蒲陽。魏邑降之。儀因言秦復

與魏。而使公子繇質于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

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

乃以張儀爲相。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

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

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

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

蘇秦取富
貴太便取
快適于妻
子而儀多
曲折能辛
苦忍辱于
朋友故一
生一歎

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
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不聽于是張儀陰令秦
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于觀津秦復欲
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怒而張儀復
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
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
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
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
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

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
西不親于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
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
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
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
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
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
國欲母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于秦秦韓

爲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
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
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
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
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
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
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凡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
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
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
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辨而
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
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
魏哀王。于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歸。復
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合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
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于是張儀往相楚。楚懷
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
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于齊。
臣請獻商于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

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吊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百里之地。羣臣皆賀。子獨吊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于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于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于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于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

合而陽絕于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于是遂閉關絕約于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儀至秦。詳係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秦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于王。以商于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

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于秦，取償于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攻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于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于子。張儀曰：秦強楚弱，

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于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于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主。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

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母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捲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于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

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不與持久。夫從人飾辨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舡積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舡舡載卒，一舡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

先取巴蜀
以此

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

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于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歿者七十餘人。遂亾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于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于此者也。願大王熟計之。秦下甲攻魏。陽晉必大關天下之胷。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伴有罪。

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于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于楚。楚太子入質于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于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

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張

儀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任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踦跣科頭。不着兜鍪而人敵也。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

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踦後。蹄間三尋。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

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于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強伯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听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

亦爭一先
着

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亾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于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于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張儀東說齊。潛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

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樂。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亾從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亾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于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于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亾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

也。秦強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于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

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于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

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于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于河外。一軍軍于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于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于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乃許張儀。

儀北之燕。張儀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于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于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亾，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狠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

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與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秦武王立，自爲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

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馬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于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

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于魏也。

國策

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嘗以國情輸楚。儀不

能與從事。王召軫告之曰。子欲何之。軫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人挑

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何。楚人

歿。客謂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

長者詈汝。少者私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

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詈人也。今楚王明主

也。軫爲人臣。而嘗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以此

明主之楚與否。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

曰。夫軫天下之辨士也。寡人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

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

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

黃毓祺曰戰國遊談士其寂著者曰秦曰儀曰軫曰

衍儀資秦以得相于秦衍用軫之言而三國皆委以

相事于是天下咸知公孫衍張儀儀散六國之從

不息衡挾強秦以令天下而後則或從或衡于其間

矣圖秦矣姑景春蘇子曰一怒而諸侯戰矣暴而天

下而天下皆叛矣秦文三川矣齊一怒而天下皆叛

冠禮考

禮云古者禮記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

諸侯有婚禮而無冠又曰冠義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

無大夫冠禮而有婚禮古者五西面將冠者即筮而冠是位于主人同在阼

十而後爵也父老則傳之子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醮于客

何大夫冠位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為成人者敬也三加彌

侯之有冠尊加有成也三加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

禮夏之末造也蓋俱阼醮于客位者適子也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着代也已冠而字之

成人之道也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

成人之道也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

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于君，遂以摯見于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于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廟，行之于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玉藻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

天子始冠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為纓

緇

布冠績綏，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

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縞生

絹也武冠卷也。以縞為冠，內服也。武則玄色，吉也。所以吉，內相半者，蓋父有喪，服子不可用純吉。故曰子姓之冠，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之子姓。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素熟也。純冠也。

兩邊及卷下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縞冠素紕而綏垂者長五寸，使

畔之緣也

游惰之士服此

玄武縞武，不齒之服也。

不帥教而屏弃之者，使服此以恥之。

內則男子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

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恐學未精，不可教人。蘊畜德美，不自表見。

士冠禮。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敢辭。主人曰。某將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其敢不從。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由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爲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俱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邊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日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嫁禮考

禮記 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儀禮 毋施衿結。脫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載贊考

周六贄、孤執皮帛、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卿執羔、虎豹皮帛如今碧色繒也、

小羊取其羣不失類、大夫執鴈、取其候、士執雉、取文、庶人執鶩、明也、

取其不飛遷、人白虎通云、贄者執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悃、

幅也。

周宵魏人舊本有謂宮他一段不知所出今刪

耕助考

禮月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上辛、祈穀于上帝、乃

擇元辰、郊後吉日也、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

間、參參乘之人也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為車右而衣甲御御車之人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

三介故曰參也、置此耕器于參乘保人介及御者之間、御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躬耕帝籍、天子籍田千畝收其谷為祭祀之粢盛故曰帝籍、天子三推、三公

五推、卿諸侯九推、推者執耒而進之或三或五或九以貴賤為勞役之差等、反執

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大寢路寢

也九推之後庶人終之、反而行燕禮、羣臣皆侍、士賤不能耕、亦不與勞酒之賜、祭義曰昔者

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諸侯爲籍百

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以爲醴酪粢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周禮天官甸師、主籍田者、掌師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

以共齊盛、天子籍田千畝、孟冬啓蟄、既郊之

後、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

蠶繅考

祭統曰天

子諸侯非

莫耕也王

后夫人非

莫蠶也身

致其誠信

然後可以

事神

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自採桑也、

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觀蠶事、蠶事既登、成也、分繭、分

于衆婦、稱絲效功、以多寡爲功之上下、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

惰、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乃收繭

稅、外命婦養蠶亦用公桑近郊之、稅十一故亦稅其繭十之一、以桑爲均、皆以桑爲均齊、

貴賤長幼如一、皆稅十一、以給郊廟之服、天子祭服、古者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公桑公家之桑、近川而爲之、便于浴種、

也、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季春朔旦、

士無田考

王制大夫

士宗廟之

祭有田則

祭以田則薦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有田者既祭又薦新也

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諸侯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

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戾乾

也蠶惡濕桑乾乃以食也歲既單盡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

遂獻繭于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

副禕王因少牢以禮之禮侍獻繭之婦古之獻繭者其率用

此與率讀為類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置繭于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每淹

則以手抓出其緒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

緣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

先公敬之至也

梓考

考工記梓人有三一為筍簨簨戶也橫曰筍直曰簨天下之

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

者以為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簨外骨內骨卻行

及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

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小虫之屬以為雕琢

梓人一為飲器一為候今之射塚也

人林三一數

匠考

考工 匠人有三、一建國、始作而立一營國、之謂之建一營國、之謂之營

一為溝洫、水地以縣、以繩垂之注置槩、表立以縣、以繩垂之

欲其表、之直也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

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凡有營造、準諸

此、

輪考

考工 輪人有二、一為輪、一為蓋、車上斬三材必以其

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

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

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以慎爾、均而下迤、也也、進而

眡之、欲其微至也、著地處無所取之、取諸園也、望其

幅、欲其掣爾而纖也、向轂者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

向牙者、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突

貌、進而眡之、欲其儻之廉也、內見廉無所取之、取諸

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齟。音隅則輪雖

敝不匡。輻之入轂處為菑。入牙處為蚤。整齊相當則輪雖壞而輻不邪在。是故規之

以眡其圍也。音鼻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

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穿以黍。以眡其

同也。權之。兩輪互秤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矩。可

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輿考

考工記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叁如壹。謂之叁稱。叁

分車廣。六尺去一四尺以為隧。深也叁分其隧。一在前。

二在後。人在其中。以操其式。以其廣之半。三尺三寸高為

之式崇。以其隧之半。二尺為之較崇。較在車箱之前六分其

廣。以一為之軫圍。一尺叁分軾圍。去一以為式圍。以

而三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三分較圍。去一以為軾

圍。置式之木橫為軾立為軾叁分軾圍。去一以為軾圍。圓者中規。

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

瓦考
物原云伏
義始以茨
積屋禹作
土塹石甃
桀臣昆吾
作鞮瓦舜
作墻周公
作壁

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併。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
車欲弇。飾車欲侈。棧車無鞮輓則不堅而易折故欲
其弇飾車則有結束雖侈不害也
疏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
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一器而工聚焉
者。車為多。

宋王偃考

宋王偃、攻襲兄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君。君
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城三
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革囊、懸而
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于是
諸侯皆曰桀宋。言其似
桀也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
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按宋王之時、有雀生鷗于城之甌、使史占之曰小而
生巨、必伯天下、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

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
 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寇、以示
 勇、剖偃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鑄諸侯之象、
 使侍屏、偃展其背、彈其鼻、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
 逃倪侯之館、遂歿。

有攸不為臣 書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二日也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

于征伐商 周鎬京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

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

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予小子既獲仁人 大公周召 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 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 惟

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

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

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
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廼反商政、政由舊、釋

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
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

待紂師之至、厥四月哉始也生明、三王來自商、至于豐、

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

天下弗服、既生魄、望後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武

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

奔走、執豆邊、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城。駿速也、武
王以克商

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畿、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
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

之成也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

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

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后稷始
封于邰

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太王去邠居岐、王業之成、實基
于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于文王、克成厥功、大受

天命、以撫安方夏、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于天
下、凡九年、崩、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承其志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

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五教
三事

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武王于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

段干木

段干木晉之駟儉也

如今牙人

學于卜子夏子夏居西河

戴不勝薛居州俱無考

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段干木之閭也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文侯致祿百萬段干木不肯受國人頌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遂按兵不敢攻

文侯欲見段干木。造其門，踰垣而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

陽貨歸孔子疏

論語云：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孟子曰：矧其亾也，似有心矣。無時字之義稍異。

天下之生論

此文多衰世之意，然反覆時變，令人有江河之感，亦深識之言也。

蘇老泉曰：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于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三代之相變如此其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變

而入于質。質之變而入于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而又欲反之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于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禹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旣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聞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旣又懼天下之民不巳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桑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

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耳。吁亦旣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旣已受命而歿。其大業不克終。今我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江淮河漢論

吳昌時曰

聖人位置水土。必審南北之異趨。察剛柔之異勢。水之發于南條南境者。導之使南。江漢是也。水之發于北條北境者。導之使北。勿令南下。河是也。河之性剛。湍悍難以行平地。晝減夜增。疑于神物。非至剛之地不能載之。夫分流千里之上。而千里之下。不蒙其害者。有高厚之地。力以蓄之也。若夫異源合流。出險就夷。旦暮嘘吸。千里朝宗者。非江漢之力微也。處柔地

而不能逞也。距河絕遠。若南地分王其地。則彼此稱尊。得以偏安矣。若夫平原曠衍。滙流就壑。既溝且渠。又我中土者。非淮流之不長也。處剛柔之半。而力稍薄也。南北不侵。若小國介于兩大。則各守爾土。不相犯矣。蓋南北中界其區。而四水三分其地。故禹之治水。猶後世削弱諸侯。而分王其地也。非苦納河于淮。而并力一途也。

書丕顯哉

四句

此穆王命君為太司徒也

飛廉考
飛廉顛頊
之苗裔也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

生子惡來
惡來有力

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

惟予小子。嗣

飛廉善走
俱以材力

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

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今命爾

予翼。作股肱心膂。

春也

績乃舊服。無忝祖考。

欲君牙以其祖考事

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

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

之身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

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暑雨

祁寒小民怨咨自傷衣食之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此又

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

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惟爾敬民乃訓用奉若于先

王對揚文武光命追配于前人君牙祖父王若曰君牙乃

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

行昭乃辟之有又

作春秋考

初學春秋者杜預序魯史記之名也釋名春秋冬夏終

以成歲言春秋則冬夏可知也昔孔子約魯史以修

春秋書有褒貶不可以盡見口授弟子各安其意以

失其真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今左氏傳是也初孔

子授春秋于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

為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玉海春秋孔子約

史記而修之也天有四時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

陰中萬物以成故錯舉之苞十月而為名也

春秋孔 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孝經鉤 命決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序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春秋論

蘇子瞻曰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心忿然而不平有以順

議雖未精然自是漢書一法

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游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于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于方冊者甚多而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大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厲失

道之際。而下訖于陳靈。自詩人以來。至于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憂不樂之意。是以係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于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于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于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于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于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

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吳仲孫怒而至于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

春秋天子之事論

觀孔子竊蘇老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

限委曲苦心是作婉轉托出文氣雄老真是作家

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

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史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

援引周公
深切謹嚴
情事如見

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何如。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

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

自治得春
秋之旨

茅氏曰孔子魯大夫也得以遍觀魯史故因其編年紀事之文而繫之以賞罰功罪之權以補王政之缺垂教萬世耳使孔子而晉大夫謂晉之乘河也

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匡章考

戰國策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匡章將而應之。

與秦交和而合使者數相往來。章爲變其徽幟。而使秦君候者言章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威王復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之叛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叛。于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于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毋啓。啓毋名得罪于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

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歿。未有更葬之命而歿夫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歿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歿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陳仲子考

字子終，齊人。

高士傳

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仲子為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妾，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史遺陳仲子欲仕于齊，其妻止之曰：熱于就利者，必先冷；羶于附利者，必先淡。雞犬之為天下賤者，恒見也。

其亦文人
亦來仲子

看來仲子
非廉以一
好名之人
耳

威鳳之為天下貴者不恒見也。今子無過人之才而不創過人之事。子行蹟矣。吾與子且灌園于齊之野乎。身辟縷。仲子織屨。其兄戴。願讓祿焉。仲子謂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于家。齊王聞之。使使迎之。曰。以社稷從。仲子又問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于國。其後齊王使使問趙威后。后謂使者曰。於陵仲子尚存乎。其為人。上不臣于王。下不事其親。中不索交于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也。齊王疑之。仲子終身困于齊。

真珠船卷之十八

下孟前

湘楚黃焜西墅父輯

離婁考

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幽室之中。能辨五色。橫邪曲直。一見不爽。絲髮也。

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

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無心得道之喻

又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彼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

公輸子考

公輸子，名班，又名般，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嘗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為木鳶，令之自飛。文選注楚攻宋，般為設機械以攻之。墨

翟聞之，往見般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以攻宋，宋何

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始殺少而攻衆，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機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誦而言曰：「吾知所以

舊有木人
指吳大旱
一段今削

距子也。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也。吾不言。般請墨子見之。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

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鳶也，不如翟之為車也。須臾斷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

師曠考

字子野，為晉樂師。

說苑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與焉。平公曰：何謂也？曠曰：羣臣行賂以求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不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訴，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疲，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

自是正大
議論

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此五墨
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何
害于國家哉。左傳平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

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愛民如
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臣
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
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
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

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又置側室。支子大夫有

貳室。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

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

王以下。皆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

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

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狗于路。官師相規。工執

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

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

之性。必不然矣。韓非子師滑從衛靈公。聞鼓琴聲于

濮水之上。寫而習之。靈公之晉。見平公。平公置酒于
施夷之臺。酒酣。靈公曰。今日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
曰。可。卽令師滑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
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
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殺紂。師延東
走。自投濮水之中。今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先聞此
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滑
鼓而終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
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
徵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恐不可以聽之。平公
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
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
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莫悲
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
師曠曰。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
聽之。聽之將敗。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
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
起。再奏之。大風至。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瓦。左

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于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今君悅新聲，欲無衰得乎？自是晉政在大夫，而公室遂衰焉。」

晉侯與魯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使司馬斥

開也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

實右，僞僞為齊侯見之，畏其衆也。師夜遁，師曠告晉

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道夜果遁。晉人聞有楚

師，師曠曰：「不害，吾驟吹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

死聲，楚必無功。既而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悼公

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與于食，使之年

曰：「臣小人也，不知年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

有四十五甲子矣。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

會卻成子于承筐之歲也。七十三年矣。趙孟召之而

謝過焉。曰：「武不才，不能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遂

仕之，使助爲政。」平公問師曠曰：「吾七十欲學，恐暮

矣。師曠曰：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暘，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如昧行乎？公曰：善。有石言于魏榆，平公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為性所依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平公方築虓邴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六律五音考

樂書述天地自然之氣數，而以聲通之，謂之律。聲之曲折而成方，雜比而成文，謂之音。聖人推日以配音，因辰以配律，非至聰不足以達之。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呂，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

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
上生爲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爲陰陰主減故
三分去一。律曆志律率也。聲之管也。聖人本陰陽別
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傳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
鍾。以至十二月之聲。鍾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
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長短爲制。律有
十二。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嶰溪
之谷。取竹之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
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
六。以比黃鍾之宮。是爲律本黃鍾。

傳疑錄

旋相爲宮之法。每律皆可以起宮。皆以三分相

益隔八相生得之。如黃鍾爲宮。則下生林鍾爲徵。上
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林鍾
第二宮。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
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

新書考黃帝命伶倫作律。倫取竹嶰谿。斷兩節間。其
長三寸九分。吹之爲黃鍾之宮。竅意一陽之月。其氣
微。其仄難動。故黃鍾律。只居短管。陽漸盛。則管漸長。
黃鍾三寸九分。自是加一寸二釐。得四寸九分二釐。
爲大呂。又加一寸二釐。得五寸九分四釐。爲太簇。又
加一寸二釐。得七寸九分八釐。爲姑洗。又加一寸二

分得九寸而為仲呂、陽之極。氣之滿也。六陽極一陰生。是為蕤賓。天地氣陽剛而陰柔。剛則動、灰易、柔則動、灰難。故陰呂之管比陽管三分損一、陽律之管比陰管三分益一。則蕤賓當只居二寸六分。而一陰以後、俱以漸次長矣。陰管既不得與陽為比、所加分數亦三分損一、自是加六分八釐、得三寸二分八釐。為林鍾。又加六分八釐、得三寸九分六釐。為夷則。又加六分八釐、得四寸六分四釐。為南宮。又加六分八釐、得五寸三分二釐。為無射。又加六分八釐、得六寸。為應鍾。陰之極。氣之滿也。六陰極。一陽生。而黃鍾再始矣。三分言定律、隔八言和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位相隔、而音實相生。六律陽、六呂陰、合為十二聲。陽統陰。故第以六律言也。夫音之生也。有清濁高下。清濁高下。生于器之長短。小大。先王將意制之乎。以律管候氣。定分寸度數。而入器于焉。準。所謂以天地自然之氣。正天地自然之聲。樂之條理。所以可知。不可為也。

天之方蹶 大雅召伯刺厲王之詩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此同列相戒言天反其常道使民盡病出話不然、

為猶不遠、今汝出言皆不合靡聖管管、不實于亶、其

以為世無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于誠信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運艱難無然自以為適天之方蹶、無然

泄泄、天變震動無然不以為事辭之輯矣、民之洽矣、民雖至愚誠

無乖戾則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辭可悅樂則民心以定我雖

異事、及爾同僚、我之于爾雖不同職然亦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

自得而我言維服、勿以為笑、我之所言皆當今之急事汝勿以為笑而聽之

不肯受

可也。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芻蕘且詢，况僚友乎。天之方虐，無然

詭譎。且吾言不可以不聽，威虐方盛，爾無戲侮。老夫灌灌，小子躑躑。我知其可

畏而款誠以告之，何匪我言耄，爾用憂詭。是非我老耄而妄言

小子躑躑然而驕，乃汝安危利災，多將焯焯，不可救藥。苟俟其憂之益多，則如火之熾

以憂為戲耳。天之方瘳，怒也。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

不可復救矣。天之方瘳，怒也。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

尸，無為大言夸之，諛言毗之，使威儀迷。民之方殿屎，

則莫我敢葵，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喪亂蔑資，曾莫惠

我師，必至于喪亂，蔑亡咨嗟而已卒未。天之牖民，

天與民以如堦如筮，天授之而民受之。如璋如圭，如璋如圭，

合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無費于已。牖民孔易，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上之

化下民之多辟，邪也。無自立辟，大德之价人足以弭

亦然。民之多辟，邪也。無自立辟，大德之价人足以弭

惠實維國，大師維垣，民之大衆居以守邦出以禦敵。大邦維屏，方伯

之藩也。大師維垣，民之大衆居以守邦出以禦敵。大邦維屏，方伯

能為一方之保障，大宗維翰，大宗之族能為社稷之倚重。懷德維寧，宗子

維城，人君依德而自脩，則禍亂不生。無俾城壞，無獨

斯畏，是必輔君以修德，毋使親戚離心而城壞至于獨君而可畏也。敬天之怒，無

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變也。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王往也，或敬或忽，舉在鑒觀之下，信乎不可以不敬也。

漢書 公而地與至于國焉而可與也 郊天之欲然

宗子合茲以繼時限財本日固 無非地樂無非

大宗繇 鉅野之許重 對繇繇寧宗子

大昭繇 宗子大衆或以 大抵繇氣

無自立執 何人繇蓄 人其

無日益 于日 無其

幽王考

謚法動靜 亂常曰幽

幽王名宮涅宣王子也 史記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

震周太史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

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

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

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通而民

用足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

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

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

必山崩。若亡國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乎。

紀周幽王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

為太子。太史伯陽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

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

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醢。龍所吐涎也而藏之。乃

吉。于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醢在櫝。夏亡傳此器

殷。殷亡傳此器周。此三代莫敢廢之。至厲王之末。發

而觀之。醢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之。醢

化為玄黿。以入王后宮。后宮之童妾。既齷而遭之。既

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

檠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

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

棄妖子。出其路。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于

褒。其后褒人有罪。請入女子。即檠弧之夫婦。所收於

路者也。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

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王

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亦不至。幽王以號

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去申后、廢太子、申侯怒、與犬戎攻幽王、王舉烽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賂而去、于是諸侯乃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洛邑、而西周遂亡。

厲王考

謚法殺戮無辜曰厲

厲王名胡、夷王子也。

國語

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大夫

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欲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恣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惕、怵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

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好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厲王愈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穆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穆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幾何。王不聽。于是國莫敢出言。

周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相與畔。虢厲王。王出奔于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穆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

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伐王太子，竟得脫，召穆公、周公名二相行政，號曰共和。五十有一年，王死於彘，太子靜長于穆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

殷鑒不遠

大雅詩人知厲王之將亡，託于文王所以嗟懷殷紂者。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上帝廣大無所不覆，乃下民之君也。

疾威上帝，其

命多辟。

今變為疾威之上帝，其命之賦于人皆乃多辟而不正。

天生蒸民，其命

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夫天生眾民，其命多辟而不可信者，豈其初然哉？方

稟命之初，靡有不善，鮮能以善道自終耳。豈可歸咎于天哉？

文王曰：咨，咨汝殷

商，民既多辟，則亂亡無日矣。不觀文王之所

曾，是疆

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強禦乃暴虐之臣，掎克乃聚斂之臣。

今則以共天位以治天職矣。

天降惛德，女興是力。

此固上帝氣化之衰降，此惛慢

崇此人而力主其事，乃爾尊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

義類汝當兼用善類以恤民命疆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懷式內乃

用暴虐多怨之人使恣其流蕩之言以應侯作侯祝

靡屈靡究是以毒流天下怨歸一人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女魚然于中國斂怨以為德肆行于國凡可

為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不明爾德則賢否莫辨爾

德不明以無陪無卿三公六卿不稱其官文王曰咨咨女殷

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天未嘗使爾沉酒于酒而唯不義之人是從

用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威儀迷亂窮日夜以為樂式號式呼俾晝

作夜言語喧嘩廢時失事故所從所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人心洶亂如蜩蟴之鳴而

不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國之大小皆幾于喪亡矣

不知內內異于中國單及鬼方是以怨怒者內自中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非上帝為

此不善之時也乃爾不用先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王之舊人舊法致此禍耳今賢才凋謝然典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人與法曾莫

刑尚在不可憑乎大命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人亦有言大木之顛沛仆拔

根本之實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觀殷鑒之在夏則

已先絕知周鑒之在殷矣

秉心無競然君子秉持其心實不欲爭競以啓禍也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不知誰人生此厲階至今為民之病也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

辰逢天憚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慨我生之不時適上天厚怒之際使

我勞于征役靡多我覲瘠孔棘我圉饑渴勞勤之苦多矣我之見病

也鋒鏑死亡之憂急矣我之為謀為愆亂况斯削

在邊也征役之怨詞如此告爾憂恤誨爾序爵

王之所為豈不謀且慎哉然而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蓋賢者之

故我告以禍亂之當憂而能已亂猶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苟不用賢則何以

誨爾以序爵辨賢之道如彼遡風亦孔之僣民有肅心莽云音蕙

不逮遡向也君子視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喞而不能息當時雖有功于救亂欲進而任其責者

則皆使之日世亂矣非吾力所能及好是稼穡力民代食于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

以代祿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蓋稼穡雖勞可無辱于食而已后君子方以田野為安

則亂何時已哉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蝨賊稼穡卒瘁

天降喪亂固以滅我所立之王而不得祿食又降此蝨賊使我之稼穡盡瘁則代食之謀無以自遂焉

哀憫中國具贅卒荒哀憫哉此中國也但趨于危而無復有可安之所盡民于荒而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危困之極至于靡有食之資惟此順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能

聽其自維比惠君維此順民人所瞻維彼不順自獨俾臧則

其公心周考慎其相必賢而後用維彼不順自獨俾臧則

以為善而自有私見而自有肺腸不通眾志俾民卒狂使人眩

于狂亂瞻彼中林，由是在位者皆好讒佞牲牲其鹿中林衆多之鹿尚類聚

而不相害朋友已譖，不胥以穀相傾而人亦有言，進退維

谷進則上無明君維此聖人，瞻言百里聖人明炳

視而言者則無遠不察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

良忌我豈不能盡言維此良人，弗求弗廸良人所

用也，乃不求如此良忌何哉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惟彼忍心所宜

不已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安于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惟彼忍心所宜

此豈君子小人之難辨乎大風此豈君子小人之難辨乎大風維此良人，作為式

穀善也維彼不順，征以中垢暗也大風有隧，貪人

敗類王使貪人為政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故我于王

聽故但自誦其言而中心聽吾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匪用其良，覆俾我

悖由王不善用人反使我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

作子豈不知其理而如彼飛蟲，時亦弋獲于慮必有

飛蟲時亦有弋而獲之者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我之以是言而告

乎爾也爾非為不我從而反爾者正所以蔭覆民之罔極，職涼善背

加赫然之怒于我謂之何哉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止者專

為民不利，如云不克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為反民之回遘，職競用力且方

覆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為之也

民所以趨于邪辟者亦由此輩
專競用力于邪辟以導之耳
民之未戾職盜為

寇、民之所困于危亂而未定
者專由盜臣為之寇耳
涼曰不可覆皆善言、且是

盜臣也外為信實之行亦常以小人為不
可及其反背則及工為惡言以詈君子
雖曰匪子

既作爾歌、以為善言之言非其言也則我既
作爾歌其事已著豈可得而掩哉

太公考

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方信也

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

姜氏、字子牙、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

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呂尚嘗屠牛于朝歌、賣飯于孟津、年老矣、釣于渭濱、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驪、非虎非熊、而王

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于磻溪、見老父釣、西伯問

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小人樂供其事、

吾非樂于漁也。西伯謂左右曰：得無是乎？因載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其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望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宿善不祥，乃發倉粟賑孤獨，以望爲師。望左右文王，德孚政平，天下歸周。文王崩，武王卽位，封師尚父于齊營丘。

武經七書

文王問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

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

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

不蔽矣。太公謂文王曰：鈞有三權，祿等以權，苑等

以權，官等以權。夫鈞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

文王曰：願聞。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

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于

緡，人食其祿，乃服于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

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投；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

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命。乃載與俱歸。

河洛

文王獨坐，屏去左右，深念遠慮，召太公望曰：帝

王猛暴無文、強梁好武、倭凌諸侯、苦勞天下、百姓之
 怨心生矣、其災予奚行而得免于無道乎、太公曰、因
 其所為、但興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乃
 可以有國焉。

抱朴子 文王遇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以為師。

淳于髡考

史記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

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語、好為淫樂、長

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并侵、

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

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

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

鳴驚人、于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三人、賞一人、誅一

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傳滑稽曰
談言微中
可以解紛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
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
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
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臣見其所持者挾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齊威王
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
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
去威王大悅置酒后宫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

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
生飲一斗而醉烏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
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
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卷希^卷講^卷鞠^卷臆侍酒于前時賜餘瀝
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
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
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
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
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

索隱曰二
參十有二
參醉也

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
 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
 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
 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以髡為諸侯主客。東室置酒。髡嘗在側。太史公曰。
 淳于髡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
 然而承意觀色為務。故齊人謂之炙輶。輶車之盛膏
 者炙之不盡

猶有
 餘流

鄒忌子以鼓瑟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

琴。鄒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

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鄒忌子曰。夫大

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

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

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鄒忌子

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故曰。琴

音調而天下治。王曰善。鄒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

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鄒忌子曰

謹受教。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鄒忌子曰。謹受令。

請謹無離前。髡曰：絺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鑿。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自附于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也，吾與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

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客有見髡于梁惠王，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客以語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見。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

此正承意
觀色處

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固謝去、于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于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是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罍黍梁父之陰、則郟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髡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曾元考

曾參之子

韓詩外傳 曾子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說苑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

曾元曾華參之二子也

曾子

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顛、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于宦、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怠、孝衰于妻子、察此

四者慎終如始。

瞽瞍考

舊有舜糴
遇母一段
今削

前書 瞽瞍舜父名，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

瞽。帝舜始為虞氏，系出虞幕，是生喬牛，喬牛生瞽

瞍。

諸馮負夏鳴條考

史記 舜冀州之人也，耕于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河濱，作

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衛地 諸馮在冀州之分，鳴條

湯與桀戰之野。

風土記 舜東夷之人，生于姚丘，媯水之汭，今姚丘山在

餘姚西六十里，上虞縣之東，本作桃丘，又始寧界，有

舜所耕田，始寧乃故上虞之南鄉也。會稽舊記云，

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

岐周畢郢考

初太任生文王名昌、有聖瑞、紂封為西伯、在位五十年、壽九十七、謚為文、

岐即今鳳翔府鳳縣成縣、各去數百里、間于羗戎、其遷都于豐、則今鄠縣、詩謂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是屬西安府、註謂畢郢近豐鎬、非楚都之郢、一謂畢郢為西地、書曰、成王葬于畢、又曰、史記武王上祭于畢、畢為天網、主羅網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以求天助也、

溱洧考

鄭風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往從之也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

童之狂也、且、未絕而防其欲絕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能

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

與女、方秉蘭兮、上巳采蘭祓除不祥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既往而女

復要 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訐也、大 且樂、維士與女、伊其

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

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訐且

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亦淫奔者自叙之詞

徒扛輿梁考

玉海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管室之中土功其始

舊君有服考

禮記臣之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
禮曲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若父兄宗族猶存則反告于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于朝出入無詔于國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檀弓穆公問于子思曰為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觀此知忠
孝相成之
意

韓詩外傳齊宣王問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顯吾親受之于君致之于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挹然無以應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詩亡說

蘇子瞻曰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于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

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穆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于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

怨刺并興而未列于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敝。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

辨疑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

言實二經始終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脉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皆在其中。非獨以爲雅也。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廼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旣不得知。其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于樂工之所傳誦而

已。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也。

楚檣杙考

留青日札
檣斷木也
杙樹無枝也
也從木從壽
壽從兀壽
兀也兀不
動也不從
才則非獸
明矣又舜
四凶一名
檣杙即古
漢書注鯨
崇伯之名
惟周禮外
史以檣杙
為惡獸

楚芊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駒、是為蚡冒、又一世熊通、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左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

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偏周取天下鼎

禹之九鼎也、三代相傳以為寶、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

遠方圖物。

圖書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

貢金九牧。

使九州之牧貢金。

鑄鼎

象物。

象所圖物著之于鼎。

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

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不遇妖怪不順之物。

魑魅魍魎。莫能逢之。

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

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商。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

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

郊廓。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王孫滿一言而周鼎重于萬鈞。

羿逢蒙考

侵追考凡兵聲罪致討曰伐。

潛師掠境曰侵。

古史羿有窮之君也。偃姓。年二十習弓矢。仰天嘆曰。我

將射四方。楚有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

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得其道。後

羿以術傳蒙。蒙謀殺羿。內行媚。外施賂。而虞羿以于

畋。將歸自畋。逢蒙取桃棗殺之。

子濯孺子 無考

庚公之斯尹公之他考

庚公之斯一名庚公差字子魚衛人尹公之他亦衛人尹公他學射于庚公差庚公差學射于公孫丁

左傳衛孫文子作亂孫文子即孫林父使佗與差逐獻公公孫

丁為獻公御子庚即庚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

禮乎禮射不求中射兩鞬而還鞬車軛卷者尹公佗曰子為師

我則遠矣他不從丁學故言遠乃反之佗始與差俱還中悔乃獨反射丁公孫

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襄公十四年

西子考

西子姓施美婦人也居苧羅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鬻薪浣紗為世絕色

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于國中

得苧羅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于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而獻于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吳為築姑蘇臺後吳亡復歸范蠡因泛

五湖而去去時吳王不暇顧也

莊子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



原件短缺

P35

此論揣摩
最是

吳國
華曰

越寇考

夫越人慄輕。性非持久。豈能踰江絕淮。數千里而深入哉。傳曰。公如越。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意者其此時乎。此其情。曾子知之。故不聞畫一退寇之策。策而竟去也。知去之必反也。

沈猶氏

無考

儲子考
國策燕子
之之亂儲
子謂齊閔
王曰因而
伐之破燕
必矣

真珠船卷之十八終

